



山枣红了

格非／著



雪梅的话让郭峰一下回想起求职路上的一番挫折和坎坷，那些曾经的失望、失落、辛酸和无奈，瞬间从心底重新涌满心窝……他内心感叹地抬起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一切释然地望向几颗红红的山枣儿，一股浓浓的枣儿的香甜味直沁心脾。



山枣红了

格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枣红了 / 格非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468-1254-0

I. ①山…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135号

山枣红了

格非 著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助理编辑: 李 佳

装帧设计: 刘恒云

敦煌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a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72 千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 000 册

ISBN 978-7-5468-1254-0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教室里坐了许多学生，所剩不多的空位子静悄悄地在空气中沉默着。

郭峰轻轻地推开门，一门心思地走进教室，坐在最前面的一个空位子上；苗红伟一进门便坐在爱说话的班长——李国平旁边。

教室里出奇的静，每个人好像都藏着什么心事似的，沉默不语；又好像在一心一意地等待，等待着老师的到来，仿佛只有老师的到来才能打破平静的气氛。郭峰做好了上课前的准备，两只小臂平搁在课桌上，汗津津的双手玩弄着王雪梅送给他的“英雄”钢笔。洁白的“T”恤衫上散发着浓浓的汗香味。三七式的分头微微透着点凌乱，瓜子脸的两鬓和额间早已沁出许多小汗珠，浓黑厚重的眉头下深沉炯亮的大眼睛，正出神地盯着桌面。“哐当”一声，门猛地被推开，一个身材矮小的学生急匆匆冲进来，此人正是徐飞。后面紧跟着冲进三个“光头”学生，他们晃动着光溜溜的脑袋，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三人笑嘻嘻地互相推搡着，左顾右盼地急忙找座位。

听到推门声，教室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扫过去，猛然间看见三个剃光了脑袋的同学，怪里怪气地闯进来，沉静的气氛被打破了，顿时笑声四溢。校园中不流行光头，近些年很少有人剃光头，看到三个“光头”，几十双眼睛牢牢“抓”住他们不放。班里的几个“调皮生”将三个光头“据为己有”，凑过去摸一下光脑袋，“光头”们躲闪着，笑呵呵地用手护着不让碰。

郭峰好像从来没见过光脑袋似的，好奇地跑过去摸了一把施宏的光头。



“郭峰，别闹了，已经上课了，快别闹，求你了。”施宏求着饶推搡着郭峰。郭峰匆匆摸了几把光脑袋，笑呵呵地回到座位上。

教室中的吵闹如同潮水般退了下来。

三个“光头”和邻座的几个同学笑呵呵地玩起扑克。其他人则两人一对，三人一伙地凑在一块说起话来。郭峰和旁边的徐姗姗也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声渐渐地大了起来。

上课铃早就响过一段时间了，还不见老师来。黄少华按捺不住地躁动起来。折腾了一中午，早就困得睁不开眼，原本打算逃课，就因为没剩几节课了，才强迫自己来教室。这下可好，好几分钟过去了，还不见老师来。他不耐烦地扭过头冲李国平喊道：“李国平，课上不上了，不上我就走了。”“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不上咱们就走了。”周围的几个学生也连珠炮似的嚷嚷道。“少安毋躁，马上就来了。”李国平滑稽演员般地做了一个搞笑的动作，生怕大伙都走了似的。不料竟惹得全班同学都哈哈地笑起来。笑声未绝，教室门“吱”一声被推开了。听到推门声，教室里的说笑声，顿时如同打开的收音机停了电似的鸦雀无声。李国平这才意识到赵老师在他身后站着。“班长带头起哄啊！”赵灿如花一般的脸蛋上堆起一抹笑容，嘴角的一对酒窝显露出来。“赵老师你瞧，是他们自个儿闹呢！”李国平为自己辩解。“李国平带头起哄的！”苗红伟故意说道。其他同学也小声附和着。“不是那么回事。”李国平一张嘴说不过几十张嘴，他有口难辩地半张着嘴，“真是冤枉人。”他受了委屈似的坐下来，周围的同学却似打了胜仗一样喝彩起来，气得李国平哭笑不得。

这样玩闹的场面，让赵灿对这些顽皮可爱的大学生倍感留恋。离毕业的时间屈指可数，她真不想让这些带给她欢乐的年轻人们走出校园，她真想让时间的脚步慢下来，让它一丁点一丁点过，可时间老人的脚步总是坚定不移，就好像每个大学生从步入这所大学起，注定在四年后，必然要走出大学校门一样的坚定。

四年的时间，匆匆而过，四年来的一切如过眼云烟，不可捕捉。真快呀！一想到毕业，郭峰感觉像将要失去什么似的，心里空落落的。他很留恋四年的

时光，他也很留恋青春活泼，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他更放不下四年来跟大伙儿培养的那份情同手足的同窗之情。毕业就意味着将要离开校园，离开这些兄弟姐妹，离开老师们，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听大伙高谈阔论，斗嘴拌舌了。

赵灿的声音，压低了“嗡嗡嗡”的吵闹声。“同学们，真不好意思，耽搁了大家的宝贵时间。我很感谢大伙儿能一如既往地来上我的课。我知道，再过短短几周时间，大家就要毕业，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在这段时间里，大家的心情肯定很乱，很浮躁，老师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我很理解大家，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按时来上课。屈指可数，我们没有几节课可上了，希望同学们珍惜我们共同拥有的这短短几节课时间。当然了，最近大家都忙着找工作，如果是因为找工作而耽误上课，那没有关系，我支持你们去找工作，工作是大事，我在这儿衷心祝愿你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将来能够高高兴兴地去就业。大家在校园所剩的时间只有仅仅几周，我祝愿每位同学在毕业之前能够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考好毕业测试，顺利地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你们的家人一张圆满的答卷，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和所有传授过你们知识的老师一张圆满的答卷……”赵灿水流叮咚般的嗓音，悦耳地在这帮活泼的大学生耳边流淌。

教室里静得没有一丝杂音，赵灿的讲课声轻轻地飘荡，学生们听着她绘声绘色的讲课内容和带有磁性的声音，心里说不出的舒畅和惬意。

赵灿很懂得讲课的艺术，她用自己独特的教学魅力和语言艺术吸引着这些大学生，没有人随意抠眼睛，挖耳朵，不是不想，也不是不敢，是怕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会影响自己听课，就好像他们正在欣赏一首精妙绝伦的散文诗时，丝毫的分神和小动作都会影响和干扰对它的理解和思考。其实，对这些大学生来说，听赵灿讲课可真算得上是在阅读一首精妙绝伦的散文诗。

郭峰很投入地听着赵灿的讲课，他越听越感觉自己脑子里的知识少。他感觉四年的大学学习一无所获。先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有意把自己和赵灿老师做了个对比，自己就好像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遇见了大文豪。“真该好好学学了！”每次听完赵灿老师的课后，他总是这样感叹，仿佛是赵灿老师把他带进了知识的海洋。

人往往都是这样，当他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懂得好好珍惜，一旦将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机会是多么珍贵和难得……四年的时光，眼瞅着从身边匆匆流过。而郭峰准备要做的，是在离开校园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事，充实度地度过所剩的时间。他要抓紧时间学习，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抓紧时间陪陪他的雪梅，抓紧时间……他唯恐一眨眼的工夫，时间就会飞到毕业的那一天，他的心里除了抓紧时间，还是抓紧时间。

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跟往常一样，马路上学生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又一次达到了小高潮。

20号公寓的519房间里，电视机大开着，房间里的几个人坐的坐，站的站，躺的躺，各俱姿态。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郭峰和施宏说着话闯进来，一下搅乱了他们的注意力，一个个扭头朝门口看。郭峰和施宏一进门撂下书本，就急急忙忙换起篮球衫来。

“嗨，这么热的天能受得了吗？”卧靠在被子上的张成明朝他俩叫嚷，“等天凉快了咱们一块去。”

“天凉了还有地方等咱们？”郭峰换好衣服朝张成明理论了一句。

“说的也是，那稍等等吧，等我换了衣服，咱们一块去。”张成明一个仰卧起坐站起身来，三下五除二地开始换衣服。

张成明是个喜欢闹腾的人，家在农村，又是独生子，家里上上下下都当他是“宝宝蛋蛋”，父母亲对他娇生惯养，只要做人做事不出太大的格儿，绝对不会责怪他。虽然是农村人，可父母亲却很少让他做家务活。除了学习，他就只剩玩了，父母亲是做生意的，经常给他钱花，跟村里的同龄人相比他可是他们眼里的富家子弟。

自从他上了大学，那手花得更大了，不是买这个，就是买那个。一年下来别的不说，光衣服就买七八套。父母亲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到他手里一点都不心疼。后来，他父母亲定期定额地给他钱，减少了他的生活开支，一贯的浪费作风才逐渐收敛了些，以前闲下来便去酒吧迪厅消费，现在闲下来就抱着篮球

玩，总算找了件有趣的事。

篮球场上，太阳发怒地暴晒着水泥地面、篮球架和周围的树木。一些喜欢玩篮球的大学生并不在乎烈日的炙烤，蹦蹦跳跳地在篮球架下玩着。有树荫的篮球架边，几个玩累了的大学生坐在报纸上乘凉。可似乎没有一点凉气落在他们身上，反而满身的热气直戳进心窝里似的，闷得一个劲儿地冒汗。忽地，刮起了一阵风，迎面“哗哗”地吹过来，可吹到身上还是热乎乎的。只有汗水蒸发吸热的那一瞬间，才感觉有一丝丝凉意。

郭峰一行三人，摇晃着身子从球场的一端慢悠悠走来。施宏和张成明那颗剃光的脑袋瓜子在太阳底下被照得直发光。施宏用手摸了摸发烫的头皮，“真热，这下我这光头可受罪了。”“哎呀，我这头顶上跟着了火似的。”张成明双手捂着头皮难受地说。惹得后面跟来的郭峰咧嘴笑起来。“快走吧，去那个有树荫的篮架下。”郭峰半笑半说地用嘴指了一下前面不远处的一個篮球架。

一片林立着几十棵小白杨的小树林，一棵棵小树纹丝不动，绿油油的树叶煮熟了似的耷拉着，仿佛连树枝也煮熟了似的无精打采着。

郭峰走在最前头，望了一眼正在打球的三个男生。“不认识。”他心里嘀咕了一声，从网兜里掏出篮球在地上拍了拍。篮球在地上蹦蹦跳跳，张成明瞅着篮球心急，还没等郭峰拍几下，他就急嚷：“郭峰快投，让我接一个。”

“哟，还真准！”张成明瞅着进球赞叹道。“我也来一个。”他说着接住反弹过来的篮球，“噌噌噌”来了个三步上篮，球在他手指尖“嗖”地一下挑进了篮圈。

“喂，同学，咱们分两班打吧！你们一班，我们一班，怎么样？”郭峰跟旁边的三个男生搭起话来。

“嗯，那好呀。”穿绿色篮球衫的男生点着头，挂着笑，目光谦虚地看了一眼郭峰。

两班人站好位置，开始发球。先由“绿篮球衫”一班发球。发球是由郭峰和“绿篮球衫”猜拳定的。郭峰、张成明和施宏站好人盯人防守阵型。

球发开了，“绿篮球衫”接住球，三步两步摆脱郭峰的防守，运球到篮下，



一个假动作将郭峰闪到一边，轻轻一个跳投，球进了篮圈。

郭峰无奈地看着球装进篮圈，真是可望而不可“阻”呀。

“郭峰怎么搞的？”张成明双手叉腰地扭头朝郭峰嚷，“防严点。”

“人家速度太快了！”郭峰不服输地说，“我就不相信防守不住。”他拉开阵势，死死“咬”住对方，不给他半点进球的机会。不料，“绿篮球衫”一个极快地传球攻破他的防线，将球传给篮球架下的队友，然后加速摆脱防守，接着几步赶向前接过队友的传球，一个漂亮的低手上篮，篮球在空中旋转着划了一个优美的曲线后稳稳当当地进了球圈。

二比零的比分让郭峰、王成明、施宏三人一下子焦急起来。三人决定加强攻防配合，严防猛攻。双方打得都很卖劲，比分越来越高，差距却越来越近。汗水一会儿就渗透球衫，比赛变得越来越激烈，给原本热闹的球场增添了不少激情。比赛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球场上移动的球员，也渐渐疲倦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人终于扳平比分。双方以平手结束了这场激烈的比赛。

时间这东西真不好用确切的词来描述它，就像几天前那一场篮球赛，现在已经作为记忆深处的一段回忆，装在郭峰的脑袋里。

他静静地坐在操场边的看台上，太阳照在后背上，汗水偷偷地沁了出来，透过那件白色的“T”恤衫。额头也渗出许多小汗珠，细细密密的布满额间。他双手汗津津地捧着书埋头读着，嘴唇微微地触动着，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来，仿佛是读给自己听的。

骄阳火球似的移到西边的天际里。在树荫下，闷热的空气便一下有了些凉气。傍晚的清风刮开，树叶“哗哗”地轻响，树木一下子显得精神起来。郭峰被清爽的微风吹拂得浑身舒畅，身上的暑热一时被驱散许多。太阳就剩下半个脸蛋，树影长长地落在地上，风开始大了起来，掀动着额前的一撮头发，随风左右飘动。

操场上气氛，因夕阳西下和空气的凉爽而活跃起来。喊声，叫声，夹杂在踢球声中，仿佛一曲交响乐传开。也许是因为快要毕业，郭峰感觉眼前的画面格外赏心悦目，看到这些不由得让他联想到和舍友们踢球的情景来……

树荫和凉气很快盖满了看球台，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凑过来，单独一人的，两人的，凑成一伙的，在田径场西边的看球台上长长地蔓延开，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相伴而来。

傍晚郭峰很少来这里，现在看到有这么多人，心里莫名的兴奋和好奇。于是，他闲看了一阵看球台上的“众人乘凉百态图”。

郭峰回到宿舍，房间里电视大开着，几个舍友躺在床上各具姿态地熟睡着。他受到感染，顿时觉着浑身乏力，便侧身卧躺养起精神来。夕阳的余晖径直透过四楼玻璃窗悄悄钻进来，端端爬在他疲乏的身体上。他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淡蓝色的窗帘垂在窗户两侧。忽地，一股热风吹进来，那窗帘懒洋洋地扭捏起身子，打了个转身又懒洋洋地睡着了。

电视机的声音塞满屋子，从窗口顺溜溜往下流。郭峰熟睡着，电视机的杂噪声，丝毫却没有干扰他睡意。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房间里也开始异常的闷热，仿佛是待在一个高温的大蒸笼里。施宏从睡梦中醒来，闷热让他胸中烦躁不安。他敞开了房门，在地上泼满凉水，这才稍有了点凉气。房间里静静的，几个人不言不语。有的平躺着，有的静坐着……好像是怕一说话会使气温升高似的。

“丁零零，丁零零……”桌上的电话机划破了空气中的平静响起来。

施宏光着膀子提起话筒，就听对方说：“喂，你好。请问郭峰在吗？”

“在，请稍等。”施宏边说边喊，“郭峰，电话。”

郭峰被一把推醒来，脑子里发着愣，浑身软沓沓地。他慵懒地伸手从施宏手里接过话筒，“喂。”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郭峰，出来吃饭，都这么晚了，还不吃饭，不饿呀？”

“噢，雪梅呀！我这就出来，你在楼下等我。”是王雪梅打来的，他放下话筒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下来床，三下五除二洗了把脸，整理完头发，跟舍友们匆匆打了声招呼就“噔噔噔”地下了楼。

学生餐厅里灯火辉煌，洁白的天花板上，整齐匀称地挂着亮闪闪的节能吊灯；餐桌前坐满了正在吃饭的大学生；宽敞明亮的餐厅两侧窗户一尘不染，明



净如空，餐厅老远看上去如同一辆扩大了几十倍的中巴客车。

郭峰走进餐厅和王雪梅找了个空位子先坐了下来。打饭的大学生还蜂拥在打餐窗口。“叮叮当当”的碗碟声和“嗡嗡嗡”的说话声交织着传播。等打饭的人少了些，郭峰和王雪梅才打来饭菜。

“峰，你想什么呢？菜都凉了。”王雪梅用手推了一把坐在对面的郭峰。

“噢。”郭峰说着无力地往嘴里连扒了几口饭。他没有睡醒觉，脑子昏沉沉地还在发着愣怔，浑身有气无力。他强打着精神吃完饭，端起打来的鸡蛋汤“咕嘟咕嘟”几口喝个底朝天。肚子吃饱了，精神一下子来了，身上的乏力也减了不少。

夜幕降临，在灯光的照耀下，天空变得朦胧迷人。

郭峰和王雪梅从学生餐厅出来，顺着马路向西走去，他们想找个地方坐坐，于是走了一段路，左拐又走了一段，眼前便是葡萄藤围成的大花园了！里面的大理石长椅上坐着聊天的男女大学生。说是男女大学生，其实，就是谈情说爱的恋人。路灯淡淡的光线，悠然地洒在草坪、花盆和葡萄藤围成的花园墙上。学生们的脚步声不时地从水泥月亮门里传进来，窃窃细语声悄悄透过葡萄藤墙缝，在花园周围跳跃浮动。

郭峰和王雪梅边走边聊着开心的事。王雪梅挺拔苗条的身材在路灯下显得格外修长，俊俏大方的脸蛋散发着浓浓的青春风貌。路上碰见很多男生，都侧目欣赏她的身材和脸蛋。

“眼睛都给你挖了！”王雪梅瞅了一眼那些盯着她不放的几个男生低声说：“再看，你小心点。”说完痴痴地斜靠在郭峰胳膊上低声笑，一下弄得旁边的几个男生不好意思起来，他们很不乐意地挪开视线，余兴未了地走开，心里却说：这靓妹真够凶的。

郭峰早看出了名堂，一把攥紧雪梅的手，拐了个弯进了葡萄藤墙。

王雪梅从背包里拿出一沓旧报纸，平铺在一张大理石长椅上。“峰，坐吧！”郭峰一屁股坐在报纸上，她也紧靠在郭峰身边坐下来。“峰，下午你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打，连吃饭都忘了。你说，是不是跟其他女孩子去玩了，是不

是？快说，要不然今晚跟你没完！”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着说：“下午我们班没有课，丁洁、陈小红、李月琴她们都被男朋友约出去玩了，只剩下我孤零零守在宿舍里，给你打电话半天没人接。你今天下午不是没有课吗？”她说着瞪大了会说话的眼睛不满地问郭峰。路灯下，她模糊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灯光下闪着委屈，她没有再问下去。其实，她并没怪他的意思，可是她受不了几个舍友跟她们的男朋友在一起时，他却对她一副不理不睬的傲慢样。她细细一想觉得没有理由怪舍友们，但她心里就是委屈，就是不舒服。对这些，她也说不清为啥？

郭峰被她这么一闹，就像当头来了一棒，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仿佛看出她心里的委屈，又看出她对他并没有真的生气；他知道其实她就是想把委屈说给他听听，现在他已经知道她有什么样的委屈，他望着她委屈的泪水，多想能够让她马上忘却委屈，远离委屈。

“雪梅，都怪我不好。咱俩吃过午饭后，我从宿舍取了本书就去了操场，我怕影响你午休，才没有敢叫你。”郭峰实打实地说。他爱雪梅就只剩下把心掏出来给她看，他了解雪梅，更清楚她对他的感情。相识三年来，她对他好得不能再好。陪他学习，帮他洗衣刷鞋，只要有空闲她都会来陪他，哪怕是他上课，她有时也会陪在身边。说实在的，像他这样的女孩还真少见，论她的条件——才貌双全，追他的男生能排一个连。此时，他满脑子都是她的好，他不知道该说啥，只是负罪似的看着她，听着她的抽泣声。

“雪梅，原谅我吧！”一阵沉默后，郭峰抬起头来，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太马虎雪梅的感情了！他真后悔下午的单独出行。

“峰，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别自责。不过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正版的王雪梅就我一个，错过了可就是别人的了。”

郭峰一听后半句话，心里怯生生、凉冰冰的，仿佛有人会马上抢走雪梅似的。

“雪梅，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我向你保证！”他说着和她的双手掌心对掌心，手指交手指地紧紧地捏在一起，两颗心仿佛溶进了蜜罐似的顿觉甜滋滋的。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要对我多关心体贴，知道吗？”王雪梅说着把头埋进郭峰怀中。

“遵命，我的梅梅……”郭峰搂紧她，将她整个身体都抱在怀中，生怕她飞了似的。

王雪梅沉醉在郭峰的怀抱中，她觉得仿佛浸泡在爱的港湾里，干脆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这份感觉。

毕业考试越来越临近了，就好像马拉松的终点快要到达似的。毕业班的大学生们争分夺秒的复习功课，就连走路的节奏都加快了，校园里比平日平静了许多。

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在匆忙之间，学生们感觉都没有复习好各门功课，但毕业考试就开始了，每个毕业生都清楚地知道，这次考试只要一门功课不及格，就得等到下一年才能拿到毕业证，要是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所以这些毕业生们心里不免都有些提心吊胆。

郭峰和其他毕业生一样，怀着同样紧张胆怯的心情。不怕考分多，就怕不及格；不求考满分，只盼过得关。郭峰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能考好这次毕业试，能顺利地拿到毕业证。

毕业考试开始了，每个考生紧绷着弦，生怕考砸。短短几天过后，考试结束了。毕业生们彻底地放松了自己，校园里顿时又恢复了平日里的热闹和沸腾的场面。

毕业典礼过后，毕业照紧跟着开始。毕业生们对校园、同学和老师的留恋只得用一张张相片来表达，实在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代替。大学生活就要结束，心底里谁都不愿意离开生活了四年的校园，但终究要毕业呀！

阳光自然地撒在天河工大的校园里。已经是下午，太阳早偏了西。郭峰从公寓里出来，漫步在校园中。校园四处晃动的是合影族，他觉着平日里熟悉的校园，因为他们变得更加生动。他边走边闲看着，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可一想到即将离开学校，却又开始留恋眼前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

“喂，郭峰。”他寻声望去。同班的几个女生在旁边一块绿绿的草坪上，前

前后后站成几排，正准备合影。徐姗姗站在最前面，招着手大声叫他。

“哟，真巧！”他看着一伙女同学腼腆地说。

“快过来。”徐姗姗催促地说道，“来来来，站在这个位置。”他被一伙女同学半包围地走到后中央，挺拔高挑的身材，让他显得鹤立鸡群，一伙人摆好了造型，听到“咔嚓”一声，几个身影便感光在胶片上。

这张相片不过是作为纸面的形式把他和几位可爱漂亮的女同学拍在一张小小的胶片上而已，但郭峰觉着拍下的不是一张相片，而是四年来的友情。常言道：青山不老，友谊长存。虽然过不了几天他将和眼前的这几位女同学们各奔东西，但刻骨铭心的同学友谊永远都不会被割舍掉。他的内心乱乱的，他真的不敢想象和同学们分开后，心里会有多么不好受。就像割舍身上的肉一样难受，他觉得这毫不夸张。

夕阳带着余晖越过了高楼大厦，照进了另一个天地。暗淡的夜色被路灯和楼面上射出的灯光照了个通透，黑暗一下子退缩到阴森的角落里。夜的降临使闷热退缩了些，路灯下散步的人也随着增多起来。

20号公寓里，热闹的像谁家过喜事似的，浓浓的酒精味，从窗口直往楼下窜。猜拳声接二连三地从各个窗口传出来。

519房间里，一伙人围在桌子周围。桌上、地上和窗台上立着十来个空啤酒瓶，地上还摆着七八个没打开的啤酒，酒味挤满了房间，简直就像进了酿酒房。

张成明靠着床头，一条腿盘在床边，一条腿搭在床沿上，旁边的施宏则双腿盘坐在床上。两人吆五喝六地切磋着拳。

“喝，喝。”张成明赢了拳，非让施宏当场把两杯酒都喝下去。

“能不能让我先喝一杯。”

“不行。”

“赶快喝，喝了我还要划拳。”

施宏被逼无奈，“咣咣”将两杯酒喝了下去。

对面坐着郭峰和黄少华摆开大阵势，本来坐在床上划拳，一会儿又站起划，等站够了又坐下来划。



徐飞和苗红伟坐在凳子上，伸着手指划着小拳，徐飞赢了一拳，笑得嘴都合不拢。屋子里好不热闹。

夜不知不觉深了下来，远处零星的几座灯塔亮着白花花的灯光。学生公寓里一片漆黑，一切进入了夜的怀抱。

519宿舍的窗口，模模糊糊地透出暗淡的烛光，低低地说话声从窗口飘出来，又融进黑暗中。

郭峰醉醺醺地躺在床上。烛光下，因酒精作怪而绯红的脸庞，直闪红光，看上去像所有的酒都让他喝了似的。房间里的舍友们也都醉眼蒙眬。桌上的酒杯、酒瓶狼藉一片，地上也被乱扔了一层烟头。

房间里静静地，几个人光着膀子，无精打采。四年的大学时光，犹如过眼云烟。马上就要离校了，相处了四年的兄弟感情，真不想就这么……一想到离校，一想到分开，一想到各奔东西，就更加觉着同室四年的弟兄们比以前更亲，越想越是怕跟大伙分离。

郭峰很平静地坐着，脸庞的表情看上去更平静。酒精在血液中沸腾着，而心里却并不因酒精的刺激而难受，他觉着思想好像脱离了躯体，身体空洞的好像一列空火车皮。他不愿和弟兄们、同学们、老师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分开，在感情上真的不允许他这么做。相聚难，别更难呐！对他来说，这真好比是把身体撕开一样难受。

我是不是太感情化了？他在心里自语着。他发着感叹，他对有这样的心情感到无奈，他更对离开大伙儿和熟悉的校园无奈。在此时，强烈的留恋猫爪子似的在心里抠着。他越想脑子越乱，越乱心里就越慌。他实在舍不得大伙呀！今后也不知道能不能碰着面。如果不能就只能在脑子里回忆大伙儿的影子，再就是看看相片。他脑子里乱得如同塞进一大团麻。他回忆着四年来的生活，点点滴滴都会让他留恋且兴奋。

“嗨，时间这东西真像个精灵呀！一眨眼的工夫就溜得无影无踪。你瞅瞅，这四年的光景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如果再有四年时间的话，可一定要抓住一分一秒的时间，珍惜它，充实它。”他感叹地说着。

“别感叹岁月了！时间对咱们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呀！没有用心去做事，我这四年算是白白浪费青春，知识没有学到手，钱倒是花了不少。眼瞅着跟大家分开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还真不是个滋味。四年啊，真像做了场梦，这几天静下来的时候，我前前后后回忆了从进入校园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感受颇深。最后，我给自己写了一首小诗，觉得感悟很深刻，我想现在把它念给大伙听听。哎，鄙人水平有限，大伙可不能见笑！”黄少华微微一笑，从床上找出眼镜，端端正正地架在鼻梁上。

“少华，赶快读吧，还见什么外！”施宏按捺不住地催起来。

“别急，让我找找诗稿。”黄少华借着烛光从衣袋里找出一张纸来，斯文地皱了皱鼻子，哼哼地清了一下嗓子。这个动作竟惹得他自己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大伙看着他的可笑模样也惹得笑起来。

烛光一闪一闪地摇摆着，仿佛喝醉了酒似的。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黄少华坐直身子，重新举起诗稿。

“下面由天河理工大学，著名诗人黄少华先生，给大家朗读他的新作《大学四年》，希望各位同行提出宝贵意见。”还没有等黄少华说完话，几个舍友就兴奋地拍响了巴掌。

“谢谢。”黄少华滑稽地说。

四年前，

一位水乡男孩带着理想踏进他的梦想之地；

他用执着将希望的种子撒进向往的开拓地；

他用自信将灵魂带进梦想的港湾；

四年的奋斗，注定在步入大学校门那天开始。

理想伴随着纯真向希望进军了；

一路上，带着同样理想的兄弟姐妹并肩同行，风雨共度。

于是，众多希望播撒在同一片田地里；



梦想的翅膀携着许多希望展翅高飞了，
每到一处，都刻下辛勤和欢乐。

我的理想半路脱离了航向浑浑噩噩了；
我的理想开始枯萎；
我的希望也开始在理想中干瘪。
希望的种子在失去理想的地方枯死了；
凋谢的理想伴随时光离去；
我的心欲追回往事，唤来春姑娘踏进我的心田，让我的希望重新生根发芽。

我听到秋天的脚步声；
我断定已失去春的希望和夏的理想；
懊悔声在腹腔里回荡；
向前看，前方的路更长；
回头瞧，大学四年洋溢着青春和纯真的绚烂，
在我可贵的生命线上划上一道道残破的破折号！
看！那青春里最欢乐的影子便是我的大学四年；
瞧！那生命里，闪烁着激情音符的，
是兄弟姐妹们和我陶醉丢失的青春年月！

黄少华充满激情地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抒情地朗读着，每读一句，手中的诗稿便会随着朗读声有节奏的抖动一下。房间里没有半点儿杂音，唯有浓浓的啤酒味儿还闷在里面。

黄少华感情投入地朗读完诗稿，房间里的几个人顿时拍起手掌。

“嘘，隔壁还有人睡觉呢！快别拍了。”他摆着手劝说大伙，“就剩几天了，给隔壁留个好印象吧。”

蜡烛在桌上暗淡地亮着，蜡水盈满了灯芯周围的窝坨，凸涨得高高的。忽